

# 博尔赫斯谈话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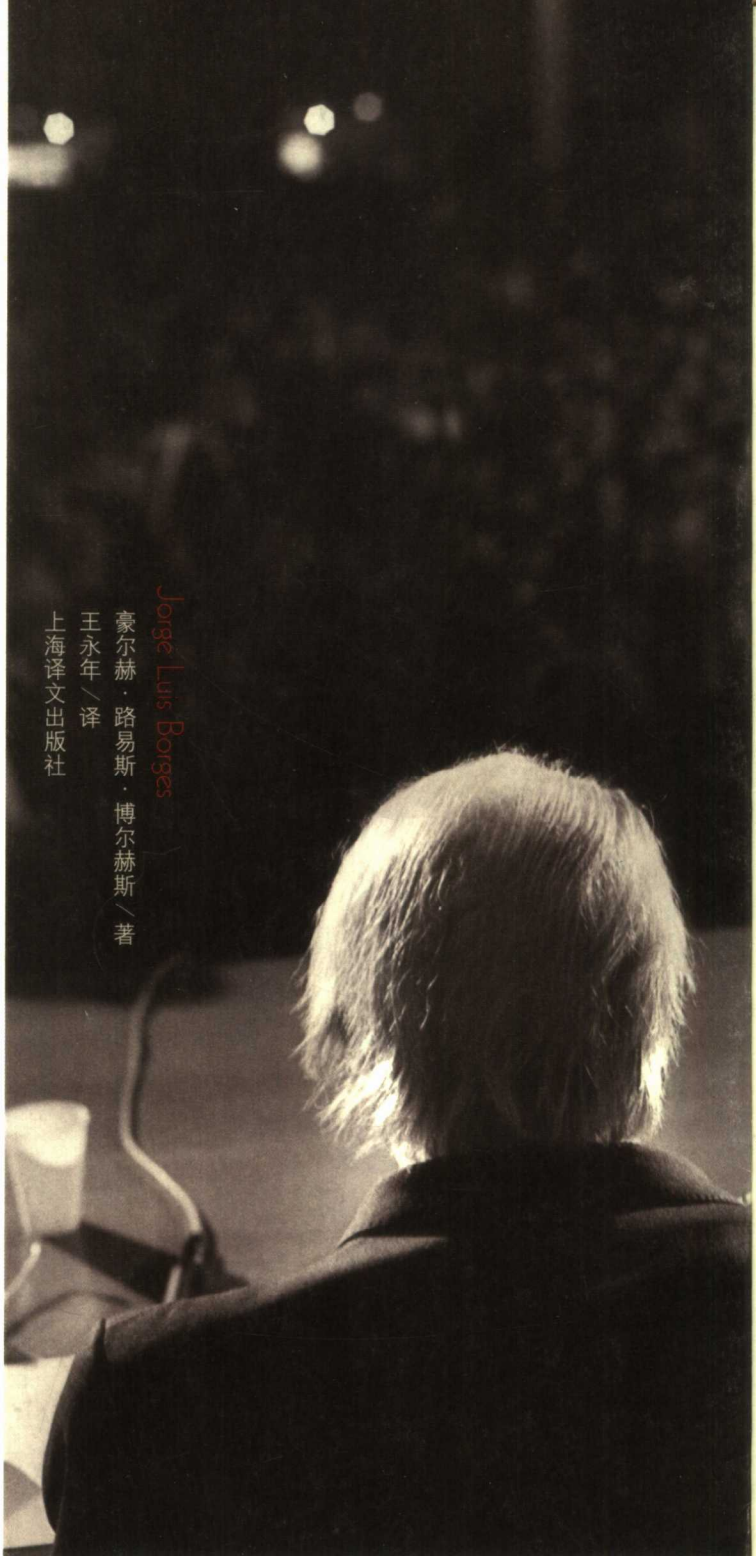
Jorge Luis Borges: Conversations

Jorge Luis Borges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 著

王永年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博尔赫斯谈话录

## Jorge Luis Borges: Conversations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Jorge Luis Borge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尔赫斯谈话录/ (阿根廷) 博尔赫斯 (Borges, J. L.) 著; (美) 伯金 (Burgin, R.) 编; 王永年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 - 7 - 5327 - 4415 - 2

I. 博… II. ①博…②伯…③王… III. 随笔—阿根廷—现代  
IV. X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511 号

Jorge Luis Borges  
**Jorge Luis Borges: Conversations**  
Edited by Richard Burgin

Copyright © 1998 by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3825 Ridgewood Road, Jackson, MS 39211. Website: [www.upress.state.ms.us](http://www.upress.state.ms.u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 - 2004 - 193 号

博尔赫斯谈话录  
Jorge Luis Borges: Conversations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著  
理查德·伯金 编  
王永年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 / 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00, 000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4415 - 2 / I · 2490  
定价: 2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6727956

## 引言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美国初为人知时，往往被描写成幽灵似的人物，尽管具有令人生畏的才智，但沉湎于阅读，仿佛缺少正常人的欲望和个性特点。评论家似乎把博尔赫斯带有虚构性质的文学主题和梦幻般的生活方式都归诸博尔赫斯本人。举例说，博尔赫斯《自选集》（一九七〇年）的后记部分收录了介绍博尔赫斯作品的译者的往来信件，他们在信中公开地（并且也许半开玩笑地）揣摩是不是真有一个“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其人，写博尔赫斯时正如博尔赫斯在评论莎士比亚时所说的名言那样，“他既是每一个人，又谁都不是。”

有关博尔赫斯的这类揣摩当时并不罕见，使我们不由得想起，在崇拜他的读者心目中，他的印象最初是多么深刻。但是访问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人马上就打消了这种想法。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热诚而坦率的人，一个谦逊的老派绅士，颇有顽皮的幽默感：简而言之，是一个具有多半不合潮流的强烈信念的与众不同的人物。

他的观点坚定不移，表达观点的情绪往往十分激昂，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博尔赫斯在英语世界开始受到广泛采访时，年纪已经六十开外，性格已经充分形成。事实上，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访谈表明他的

观点和态度在他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一九六六至一九八六年)是惊人的一致。博尔赫斯一再表明他喜爱英国和北美文学,尤其喜爱斯蒂文森、吉卜林、萧伯纳、威尔斯、康拉德、切斯特顿、德·昆西、爱伦·坡、爱默生、马克·吐温、惠特曼及弗洛斯特等作家。博尔赫斯还一再强调他喜爱清新的文笔,对短篇小说的爱好大于长篇小说,他对过度分析的文学评论,对共产主义、庇隆和反犹主义有强烈反感。他认为短篇小说、诗歌和评论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文学的最高宗旨是享受,他不相信来世之说,他欢迎死亡,惧怕长生不老,他认为时间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他儿时在父亲书房里阅读的书籍对他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他对家人、青年时代的朋友以及祖国的爱是恒久的,虽然他同他的祖国有些勃谿。

浮现出来的画面是一个复杂而充分令人信服的人,但是我们也理解博尔赫斯早期的读者对他怀有的难以置信的敬畏心情,因为博尔赫斯具有令人折服的艺术和智力力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公认的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是重要的创新者,不断地开拓了短篇小说和评论的可能性,他还是思想家(如果不说他是一流的哲学家的话),给现代文学引进了诸如无限概念的新题材,从而改变了读者对待现实本身的态度。因此,人们往往质疑他的存在;博尔赫斯毕竟不是正常人,但他也不是半神半人或者鬼魂似的精灵。我认为天才一词比较恰当,然而不是平易近人的天才。

博尔赫斯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天才,不同人在不同时期和场合访问他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新的内容。一九六六年,著名的小说家理查德·斯特恩同博尔赫斯谈话时(谈话收录在这个集子里),善解人意地问起博尔赫斯对虚构小说的美学观点,博尔赫斯异乎寻常地作了详尽的回答,还表示他希望按照吉卜林的《山中的平凡故事》的模式多写一

些简洁的短篇小说。一九六七和六八年,我还在布兰代斯大学四年级学习时,我本人也采访过博尔赫斯,并且出版了《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谈话》(第一本用英语发表的、有书籍篇幅的、同博尔赫斯的谈话录),我把重点主要放在探讨博尔赫斯散文和诗歌方面的意义和他运用的技巧上。这里摘录的文字集中于他几个主要的短篇,在我的要求下博尔赫斯加以诠释,缜密的程度超过这个集子里的任何其他各篇。在整个集子里,博尔赫斯很少回避问题,几乎从没有拒绝答复的情况。

有些人把博尔赫斯说成十足是象牙塔里的梦想家,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访谈推翻了这种说法。当然,有一部分是符合博尔赫斯的实际情况的,他同时也是超越民族和地域观念的世界主义者,他游历各地,能够流利地说几种语言,他性格开朗,喜欢同人们交往,十分关注祖国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虽然他一再声明不应该用作家的政治观点来评判一个作家)。因此,当时的政治社会事件间或会对这些谈话的内容产生直接影响。在研究博尔赫斯的评论家和学者罗纳德·克赖斯特编辑的《博尔赫斯在纽约大学》(那是一篇从一九七一年《三季刊》转载的学术报告)一文中,一些激进的学生就博尔赫斯温和的政治观点以及对左派政治活动支持不力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说也奇怪,这类探讨也揭示了博尔赫斯的几近滑稽的幽默,以及他挥洒自如的、开口就能说一连串俏皮话的喜剧演员的才能。除了反映当时的政治成见之外,这类探讨的惊人的多样性情绪也值得注意。一九六八年举行、一九七三年发表的丽塔·吉伯特的广泛的访谈也反映了那个狂热的时代。在丽塔·吉伯特的询问下,博尔赫斯相当详尽地谈论了美国社会的嬉皮士和毒品、因循守旧的倾向、物质主义和暴力。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的特点是社会矛盾似乎不可调和,当时无论是提倡迷幻剂体验的人

或者是大学教授,都毫无例外地接受了博尔赫斯,这也许是博尔赫斯吸引人的手段。

有些采访博尔赫斯的人比别人更熟悉作为平常人的博尔赫斯。举例说,塞尔登·罗德曼在博尔赫斯的家乡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同他一起消磨了许多时光。结果是一篇异常亲切的记叙文(其中大量直接引用博尔赫斯的原话),让我们相当清晰地了解了博尔赫斯的日常生活。罗德曼的访谈涵盖了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三年之久的时间,为我们描述了博尔赫斯的公寓住房和他在国立图书馆的办公室。我们见到了博尔赫斯的女佣,他的几位朋友和合作者,包括他的主要翻译者诺曼·托马斯·迪·乔凡尼(当时他移居布宜诺斯艾利斯直接和博尔赫斯合作)。我们还见到了博尔赫斯的妻子,两年后,听到了博尔赫斯同她离婚的反应:

两年后,我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赫斯没有变化,但他的生活情况却有了变化。他又回到他母亲家,对妻子提出过高的赡养费没有表示反对意见。我问迪·乔凡尼原因何在。

“他一直生活在不必承担赡养费的恐惧中!他有沉重的负罪感。他认为婚姻的失败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责任,应该由他付出代价。此外,我们不应忘记博尔赫斯虽然善良、慷慨、谦逊、高尚且富于想象力,但他的性格中却不包含勇气。有一次,他的妻子在飞机场大声责骂他,四周有许多看热闹的人围观,他只是低着头站在我身边,一句分辩的话都没有。”

和罗德曼一样,威利斯·巴恩斯通(诗人、多产作家、博尔赫斯作品的翻译者)同博尔赫斯的关系不仅仅限于业务方面。他的访问也揭

示了博尔赫斯不同寻常的个人化的一面。在《和博尔赫斯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早发表于一九八〇年的《丹佛季刊》),我们和博尔赫斯一起送一首诗稿到《民族报》编辑的办公室,陪伴他度过了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时常有人上前同博尔赫斯握手。博尔赫斯说这些行人都是他花钱雇来干这件事的……一个男子走到我们面前,用华丽的词藻招呼博尔赫斯,抓住他的手用力摇晃。‘博尔赫斯,你是不朽的。’”

“‘别那么悲观,先生,’博尔赫斯温和地回答。”那篇文稿以博尔赫斯登上飞机去美国作五日讲课旅行为结束。

本书收录了巴恩斯通的另一篇访问——《十三个提问: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对话》(《芝加哥评论》,一九八〇年)。在该文中,巴恩斯通探询博尔赫斯有关意识、梦幻、死亡和自杀的看法,达到了另一种亲密的程度。这篇访谈略带迷幻色彩,却是博尔赫斯形而上学的强有力记录。巴恩斯通还翻译了博尔赫斯一九七六年在印第安纳大学作的一次非正式而有趣的学术报告(最初发表于《林荫大道》杂志,一九九八年),博尔赫斯回答了在场的教授专门小组和听众提出的形形色色的问题。博尔赫斯介绍了他创作短篇小说时不同于写散文的冲动,他透露自己不善于创造人物,他探讨文学的道德功能,他的个性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青少年时代我感到不幸,但事实是我自己希望不幸。”),以及他对上帝的态度:“上帝是我们一直在创造的事物。”

阿拉斯泰尔·里德和唐纳德·耶茨不止一次对博尔赫斯进行了专业的采访,他们的访谈也收在这个集子里。里德是有名望的诗人和作家,也是博尔赫斯作品的翻译者之一。现代语言协会一九八三年在纽约主办了题为《弗朗茨·卡夫卡与现代世界文学:百年审视》的讨论会,里德在会上介绍了嘉宾演讲人博尔赫斯。博尔赫斯作了相对简短



的开场白后,里德便以主要提问人的身份主持了观众的提问。讨论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在博尔赫斯对卡夫卡的深刻见解(他承认卡夫卡对他创作的两个短篇小说具有直接影响),而且显示了他的可以称之为“取悦于人”的心理特征之一,因为人们不由自主地注意到,随着讨论会的进展,博尔赫斯对卡夫卡的赞扬逐步升级,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为了取悦于崇拜卡夫卡的听众。

本书收录了博尔赫斯的传记作家唐纳德·耶茨的两篇文章。《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谈话》(一九七六年于密执安大学)涉及博尔赫斯对小说形式的评论和他从不写小说的原因,他对德·昆西和斯蒂文森的见解,以及西英两种文字的差别。耶茨的《纯粹是作家》是一九八二年在缅因大学举行的、有关博尔赫斯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转载。耶茨是座谈会的主持人和主要访谈者。发言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博尔赫斯在他著名的寓言《博尔赫斯和我》中戏剧性地加以描述的博尔赫斯的公私自我的冲突。在回答耶茨有关该寓言的问题时,博尔赫斯说:“至于两个博尔赫斯的问题,人们使我充分意识到确实有两个,因为当我想到我自己时,我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个相当隐秘、相当迟疑、摸索着行进的人。不知怎么搞的,这种想法很不符合我长年在外讲演,在全世界旅行的事实。”

访谈者和博尔赫斯十分熟悉,访谈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亲密的情况,如果说这个选集里的其他访谈者没有提供这一类情况,他们至少提供了他们对博尔赫斯敬而远之的愉快。L·S·邓博的访谈(最早发表在《现代文学》,一九七〇年)引人入胜地探讨了人类知识的极限、作为困惑形象的迷宫,以及梦境对博尔赫斯作品的影响。最早发表在《公共福利》(一九八六年)的一篇访谈中,《纽约周刊》的采访记者帕特里夏·马克斯和著名的戏剧和文艺评论家约翰·西蒙采访了博尔赫

斯,通篇散发着睿智的光芒。博尔赫斯纵谈真实和幻想的区别,他个人的宗教,以及他的作品中为什么没有性的描写:“我想原因在于我想得太多了。”

博尔赫斯会见本书最后四篇的访谈者时已年过八十,但他的坦率和智力丝毫没有减退。《新奥尔良评论》的主编约翰·比格奈和汤姆·惠伦借博尔赫斯一九八二年去新奥尔良旅行之机采访了他。新奥尔良是博尔赫斯喜爱的城市之一,他曾多次去该市领取市政和学术性的荣誉。博尔赫斯在该文中反省了高龄、孤独和失明对他写作的影响,反映了他的高度谦逊。访谈多少带有一丝伤感的情调,但有时被博尔赫斯典型的幽默冲淡。涉及那个不可避免的身份问题时,两位编辑问他:“我们现在与之交谈的是哪一个博尔赫斯呢?”他回答说:“你们反正付了钱,就冒点风险吧。”

一九八四年的访谈最早发表在《美国诗歌评论》上,是克拉克·M·兹洛特丘专程前去布宜诺斯艾利斯采写的,其中探讨了多种多样的主题,诸如博尔赫斯的写作习惯和方法,他目击一个人被杀死的情况,根据他的生平拍摄的电影和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另一部电影《第三者》,他的犹太血统,《棋局和骗局》,以及对阿根廷社会弊端的犀利评析。

最后是阿米莉亚·巴里利的题为《博尔赫斯论生死》的访谈。巴里利当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报》的书评编辑,于一九八一年结识博尔赫斯,开始采访他。她最后一次采访是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博尔赫斯去世前七个月进行的,访谈发表在博尔赫斯去世后一个月《纽约时报》书评头版。该文包含了一系列博尔赫斯有关《圣经》、犹太教神秘哲学、空间、时间、上帝、死亡和永生的想法,文字优美,作为这个集子的结尾是再恰当不过了。

虽然博尔赫斯对于有顺序的时间深表怀疑,本书各篇(与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的丛书一致)仍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未作删节,除改正排字或明显的错误外,没有任何改动。《博尔赫斯谈话录》希望既有生动活泼的效果,又有严肃认真的学术气氛。通读全书后,我发现有好几个主题像一部音乐作品的主题一样,经过变奏后一现再现。那么,有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主题呢?博尔赫斯本人如下的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回答:“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使空间充满了省份、王国、山峦、海湾、船舶、岛屿、鱼类、房间、工具、星辰、马匹和人们的形象。他去世前不久发现那个有耐心的线条的迷宫勾勒出了他自己面孔的轮廓。”

我要感谢丽贝卡·格罗斯曼为我做的特别宝贵的研究工作,感谢杰里米·康特里曼多方面的大力帮助。威利斯·巴恩斯通,克拉克·M·兹洛特丘,以及美国协会的丹·夏庇若帮我找到一些采访者的线索,并且提供了材料。此外,我十分感谢华盛顿大学的朱莉娅·汉娜给我的帮助。我要向杰出的博尔赫斯传记作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能加尔和克拉克·M·兹洛特丘表示谢意,他们在编纂本书的年表时给了我极大帮助。最后,我要谢谢聪明而有耐心的编辑西莎·斯里尼瓦桑和我亲爱的小儿子里基,是他促使我做了我想做的所有好事。我再次套用博尔赫斯的说法,希望这份名单里没有遗漏最重要的名字。

## 目录

引言..... I

博尔赫斯论博尔赫斯.....1

理查德·斯特恩

文学的活迷宫;主要作品;纳粹分子;侦探小说;伦理学、  
暴力和时间问题.....19

理查德·伯金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53

丽塔·吉伯特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访谈录.....97

帕特里夏·马克斯·约翰·西蒙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09

L·S·登博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119

塞尔登·罗德曼

博尔赫斯在纽约大学..... 157

罗纳德·克赖斯特、亚历山大·科尔曼等

和博尔赫斯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181

威利斯·巴恩斯通

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谈话.....197

唐纳德·耶茨

如今我多少成了我自己.....217

米格尔·恩吉达诺斯、约翰·戴森等

十三个提问: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对话.....233

威利斯·巴恩斯通

博尔赫斯:哲学家? 诗人? 革命者?.....253

唐纳德·耶茨

访问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261

约翰·比格奈、汤姆·惠伦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281

阿拉斯泰尔·里德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访问记.....291

克拉克·M·兹洛特丘

博尔赫斯论生死.....313

阿米莉亚·巴里利

年表.....323

## 博尔赫斯论博尔赫斯

理查德·斯特恩/一九六六

一九六六年采访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这篇谈话录成了一九七九年三月我访问南美的名片。(我的赞助人事先分发了谈话录。)在南美广袤的土地上,博尔赫斯几乎成了英雄人物,即使没有看过他作品的人,或者厌恶他的政治观点的人对他也十分尊敬,甚至到了崇拜的程度。(他给民主作的定义是四千万个傻瓜选了一个把他们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傻瓜。作出这个有影响的定义的人在胡安·庇隆上台后的第二天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一九七九年三月,他年已八十,看上去身体不错但自我感觉很差。“我支持不了很久,”他对蒙得维的亚的一家报纸说。)但是我们不停歇地谈了两个小时,内容涉及文学、历史、政治,还说了一些笑话。两星期后,他从罗萨里奥和科尔多瓦讲学归来,我又去他在马伊普街的小公寓,朗诵勃朗宁和罗塞蒂的诗给他听。他指点我的朋友阿兰·罗林斯和我到他视力所及的书架那边去。(我提到琼森的一首诗时,他说:“我有那首诗,但是不知道搁在什么地方了。”)我们十分兴奋。他大声念出诗行,说道:“瞧,瞧,那简直绝了,”或者抓住我的胳膊大声说:“多美,多美啊。”感动我们的那首诗是《蔡尔德·罗兰来到阴暗的

塔楼》<sup>①</sup>。“尽管我从来没有明白它的意思。”

正如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  
仿佛已经死去，泪水已经干涸，  
同每一个朋友都告了别……

在空荡荡的起居室里，坐在失明的老人身边，罗兰的寻找看上去并不怎么神秘，只是令人兴奋得无法形容而已。

一位老夫人走进房间，我没有，也不愿意停下来。我们都沉浸在那首诗里，无法破壁而出。博尔赫斯和我一起吟咏最后那行诗：“蔡尔德·罗兰来到阴暗的塔楼。”

接着是沉寂，回到了小房间，黄色的沙发，白色的书架。“这里有人，”我说。白发的老夫人走到站起来的博尔赫斯身前。“乔治，”她说。“是我，埃斯特。”“我的表妹，”博尔赫斯向我们介绍。“刚从欧洲回来。”该是我们告辞的时候了，“你给了我一个十分愉快的上午。”

一年后，他仍旧那样优雅和结实，又来美国讲课，或者不如说来参加那些没完没了的问答会。他露出大门牙，视而不见地朝那些最熟悉的提问人微笑，有问必答，仿佛觉得反正没有什么秘密。他在一次聚会上背诵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的诗句，问人们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想法。芝加哥负责接待的雷内·达科斯塔扶他去盥洗室，雷内后来说博尔赫斯带着同样的学者式的兴趣背诵了他记忆中在巴黎、罗马和布宜

---

① 蔡尔德·罗兰是苏格兰民谣中的人物，“蔡尔德·罗兰来到阴暗的塔楼”一句在莎士比亚剧本《李尔王》三幕四场和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诗歌中均出现过。

诺斯艾利斯旧时的厕所墙上的涂鸦。

芝加哥游艺场里那座傻里傻气的混凝土展馆是成人继续教育中心。(进行继续教育最多的地方是工业联合会。)底层低矮的、潜艇般幽暗的过道外面是芝加哥大学广播电视部。博尔赫斯来到这里,他身躯瘦长,虚弱,步履有些歪斜,有人搀扶着。他脸庞也瘦长,脸颊上垂直的纹路更加重了长脸的感觉。从体格上说,他不是壮实的人,但是在仪态和姿势方面却与众不同。他握手时凑得很近,一双鼓突的、模糊的、蓝灰色的眼睛离与之握手的人只有几英寸远。“我能辨出明暗。”一个很快就能打动人心的和善的人。

正如普鲁斯特称国王们总是头脑简单得令人惊异那样,长期受到赞扬的优秀作家们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年轻的同行。他们如果身体比较瘦弱,往往会养成一种卓别林式的、缓解一切知名人物都会遇到的敌意的刺痛。(瘦小的萨特匆匆忙忙地跑来跑去,给人敬烟点烟,请人喝酒,周围大量的蠢话和骂骂几乎把他淹没,他却面带微笑坐着倾听,就是一个绝妙的例证。)

前一天晚上,博尔赫斯对一批高兴的听众谈论惠特曼。一篇亲切的讲话,显然是凭借记忆,而不是照本宣科或者即兴发挥,稍稍有点松散和冗长,但闪烁着西班牙语的魅力。讲话最精彩的部分是回忆他在日内瓦求学时期阅读惠特曼的情景,“读惠特曼的诗就像是喝一帖药。”记忆中的惠特曼,《草叶集》的作者,“超凡入圣”,像吉尔德和哈姆雷特那样终古常新,完全不同于那些奔走于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渡轮码头之间的没精打采的新闻记者。

博尔赫斯和我面对面隔着桌子坐在一个小录音房里,麦克风悬挂



在我们鼻子上方。我为我对西班牙语、南美洲、西班牙语文化里的文学和风俗的无知表示歉意。他回答说，他在这方面的无知可能比我更严重。调度发出信号，下面就是录下来的大部分谈话。

**斯特恩** 昨晚你谈起惠特曼的多样性。读你写的诗和短篇小说时，人们看到的博尔赫斯至少也有好几个。有时候，比如说，在那篇可爱的《博尔赫斯和我》里面，你也提到了这一点。

**博尔赫斯** 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吉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sup>①</sup>，无数的吉基尔博士和无数的海德先生，其中还有许多别的人。

**斯特恩** 这些年来，你成了经常接受采访的人物，你经常评论博尔赫斯其人或者他的作为。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新的博尔赫斯，一个在公众关注下应运而生的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 但愿发现了。我年轻的时候，不指望有谁会看我写的东西，因此我爱写得怎么巴罗克就写得怎么巴罗克。我的写作风格十分牵强做作。可是现在我得为读者考虑，那当然有助于形成优良的文学风范。不同的作家作风各不同。有的试图写得晦涩，一般说来都做到了。可是我力求做到清晰易懂，我认为——人们也这么说——我做到了。现在我打算在回到家乡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就开始写一个同吉卜林的《山中的平凡故事》风格相仿的，简单明了的短篇小说集。不是他后期写的那种非常复杂、非常难懂，并且非常伤感的東西。我想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写简单明了的小说。我还想避开迷宫、镜子、匕

---

①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所著小说《化身博士》中生性善良的吉基尔博士，服用自己研制的一种药物后性格变得凶残，自称是海德先生，为非作歹。“吉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便用来指具有善恶双重性格的人。